

◆江湖脸谱

卖书的大吴

许若齐

我认识一位书摊的主人,叫大吴。始于那年我家的搬迁。

一天傍晚,妻急急地带了四、五个人来搬冰箱、洗衣机、彩电等大件。为首的他,三十来岁,一米七几的个头,大脸膛,腮胡子;其他几个则是贩米、卖菜、倒水果的。

也许是刚从乡村进城不久,力气都蛮大,一个时辰不到,“望而生畏”的一屋东西就剩下几包提了就走的“细软”了。我们满意,他们也高兴。于是便一起快快活活地到外面的大排挡吃喝。我做东,几箱啤酒,七碗八碟,直喝得满脸酡红,一派豪言。大吴好酒量,我凭着一点老功底也不装蒜。数轮对垒下来,终于自叹弗如。大吴也多了些,醉眼朦胧地拍着我的肩膀直说:大哥,够处!

大吴摆书摊,我又喜欢读些闲书,这“处”的日子就这么你来我往地开始了。一两年下来,我揩油看了他不少书,没什么长进,他倒搞大了,书摊变成了书店。起初,我们还时不时地送些旧衣服什么的给他家。直到有一天,发现大吴的皮鞋擦得比我还亮,领带打得比我还正规时,我才猛然意识到:此大吴已非彼大吴也——老板一个了。

别看他初中没毕业,于书却很懂什么叫时尚与流行。偶尔也从嘴里说出昆德拉写了一本《梦的分析》什么

的,我听了一楞一楞,这类似“关公战秦琼”的混搭真是可以。他卖书卖报卖杂志,生意挺红火,小日子过得也滋润。常见他在暮色降临时,坐在书店门口就着鸡头鸭膀喝得醺醺然。见到我,一边忙不迭地招呼:大哥,喝两杯;一边向边上的炒菜店大声吆喝:炒肚丝,炒鳝片。

几杯下肚,我仗着酒兴,把书店的改造方案——道出:店面既宽敞,何不把后半部分隔起来,置些沙发、茶几、藤椅,摆些花草,墙上挂几幅字画,然后取一个文绉绉的斋号。让那些有雅兴的人逛了书店后还可品茶、聊天。书店的品位上去了,还能赚些钱。大吴睁大眼睛听完我这一段半文半白、酸不拉叽的话,噗哧一笑:大哥,你可知道这条路上有几个你这样闲得既能读书还能聊天的人?我一下给问噎住了。怕冷落了我,他连连举杯,一个劲地劝酒。我见话不投机,又不胜酒力,赶紧“落荒而走”。

书店最后还是改造了,当然不是我的套路,店名却始终没想起来,权且就叫做“无名”吧。本埠的文化人极少光顾,生生地便宜了我等。也不知道大吴从哪里搜来那么多摞旧书,堆着让我任性翻。我最喜欢的几本书都是在这里淘到的:梁实秋的《雅舍小品》,茨威格的《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候》,威廉·夏

伊勒的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……

最富于戏剧性的是我居然找到一本自己两年前出版的一本散文集。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着:XXX先生雅正。他可是本省名气很大的文人啊!他住在这个城市的东北角,书怎么会到西南角的无名书店呢?一路走来,别来无恙?我拿着它,竟有一种搂着失散多年孩子的感觉,亲骨肉啊!然后,我又认认真真地在扉页上写道:公元XXXX年X月X日,在无名书店重新购得。

书店生存难矣,最终总算是无疾而终。盘点清仓后,大吴很郑重其事地送我一套《曾国藩全集》,好几十本呐,体量如几十块厚重的砖头。面对这一博大精深的文化瑰宝,我委实有些惶恐,鄙人没啥文化底子,承受不起啊!

大吴来自肥西乡下,回是回不去了,就衣活而言,他已是“四体不勤”,乡村变得越来越遥远,只能一条路打拼下去,努力去做一个像模像样的城里人。看着他憔悴的样子,我极想用一番豪言壮语激励一下这位依旧“草根”的书店老板。可一出口,却又是“牛奶会有的,面包会有的”之类不痛不痒的话。

好几年没见到他了,只听说最近他股票做得风生水起,逮到一个股,狠赚了一把。但愿他悠稳着点,可别给套住了。再想退回来开书店挣钱,没门的事!

◆边走边思

怀念

潘淑生

海子的故里距离我家不足30公里。可真正走近海子还是前几年我在上海工作时。那天我陪同上海华山医院脑外科知名专家高亮主任从上海赴宜,帮助抢救一位突发脑溢血倒在工作岗位上的政府同事。当天晚上治疗结束准备返沪时,高教授突然执意要去参观一下海子的家乡及墓地。我们遂将回沪的行程改到翌日。第二天上午驱车返沪的途中,他告诉我这次出诊意外赴海子家乡,收获甚大,他拿着在海子故居购买的盖有纪念章的《海子诗集》,脸上不时流露出欣慰笑容。

我和高教授年龄相仿,上世纪60年代生人。1980年代是诗情迸发的岁月。我于空军政治学院新闻专业毕业后,在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履职,常读一些报告文学、纪实文学、散文和诗歌。由于文学底子薄,加之生活经验与思想都肤浅,对诗坛先锋派代表人物北岛、顾城、海子等人的诗,很难理解,也很难读得进去。

重拾海子的诗歌和记忆,是观看《中国好声音》这档节目。一位年轻男歌手自弹自唱《九月》这首歌,“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,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,我的琴声呜咽,泪水全无……”洁净的语言,直达心底,似草原上轻拂的晚风送来凉意,涤荡着我的内心。

那是海子的一首诗。

此后,我读了更多的海子的诗,年轻时感觉其语言世界晦涩突兀,而今感觉澄明、通透,有着钻石般的晶莹和旺盛的生命力。

海子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200多首抒情诗和四部长诗。读他一些有代表性的力作,细细咀嚼,慢慢品读,其诗歌的感知力与生命领悟力,就像他的长诗《太阳》,久久灼照着大地上的山川、河流,温暖着我的心灵。坦率而言,我不懂诗,但这并不影响我对诗歌的喜爱和欣赏,也不妨碍我从中寻找情感的共鸣。

当我读到本埠诗人沈天鸿在一篇怀念故人的文章里阐述“怀念一个人就是怀念一个时代”时,忽然意识到自己情不自禁地走近海子、阅读海子,其实是对海子和那个物质化没有来袭之前的时代的追忆,也是对一个文学时代的怀念。今天,看到人们在红尘之中寻求“诗和远方”的慰藉时,我为自己在上世纪那个充满烟火与纯情的文学年代,能从众多的伟大的作品中畅饮“心灵鸡汤”,深感荣幸。

◆儿女情长

母亲摔跤

周芳

我是1980年代末参加高考的。七月的七、八、九三天,正是江淮的梅雨季,湿热难耐。

母亲连生三个女儿,在婆家很不受待见。曾经随过军的她,非常敬佩部队里的女军官。她不止一次地对我们唠叨:那些女军官,说话办事,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。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,母亲包揽了家中所有活计,省吃俭用地供我们姐妹读书。在她的严厉管教下,我们唯有漂亮的分数,才能换来母亲的笑脸。

中学时期,我压抑着所有的喜怒哀乐,安静的表相下却是一颗随时要爆炸的心。我疯狂复习的终极目的并不是上个好大学,而是迫切地想离开家,远离母亲的管教。

“高四”那年的七月,同样的阴雨绵绵。开考那天早上,母亲做好精致的早餐,坐在桌边,看着我吃完,自己却一筷头都没动。她看似随意地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蒲扇,实则比我还紧张。她执意要送我去考场,我不敢拒绝。平时,我压根没和母亲亲昵地并排走过,说是送,确切点,更象“押送”。

考场离家很近,我撑着伞,赌气般地快步走着,故意和母亲保持一段距离。突然,听到有人“哎呀!”一声惊叫。我扭头一看,母亲摔倒在一个水

沟边,一边的衣裤全湿了。我心头一紧,但长期和母亲的疏离感,让我木头般麻木——我没去拉她一把,而是扭过头继续赶路。一直走到考点大门,我瞥见母亲也跟了上来,但走路的姿势有点不对劲。我心里又难受又气恼,皱着眉对她说:“不要在这等了,回去吧。”这次,母亲倒没说什么,应了声:“那我回了,你好好考啊!”

中午回家,母亲已经将丰盛的菜肴端上桌,什么也没说,仿佛没事般。随后几场考试,母亲让父亲陪我去考点,一路上,我轻松了许多,甚至还对父亲说:“再考不上,我就直接上‘高五’了。”三天考完后,父亲说,“你妈跌

得不轻,一直在敷药。”我心生愧疚,嘴上却强硬:“谁让她送啊!”

真正理解母亲,是在我为人之母后。孩子的成长牵扯着我的每一根神经,我明白了无论严厉与娇宠,爱的本质是一样的。孩子参加高考,我早早地预订了酒店,安排好他的饮食。考试时,他也不让我送去学校。但我还是悄悄地尾随他,目送他进了校门,那一刻,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——我想到年少时对母亲的不理解与不敬。她摔的那一跤,其实,一直痛在我的心里。

又到七月天,今年的高考又快到了,我想到了母亲,可是她不在世间。

